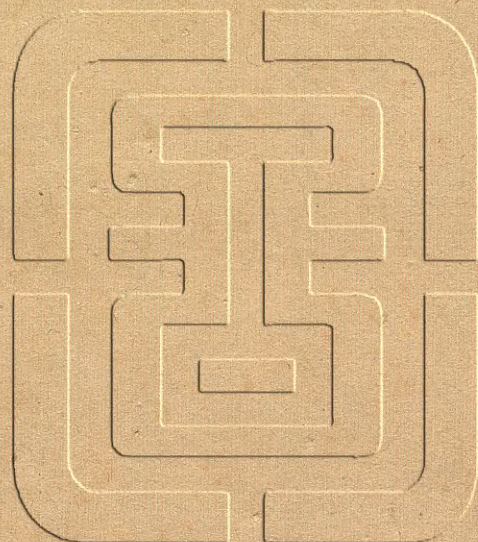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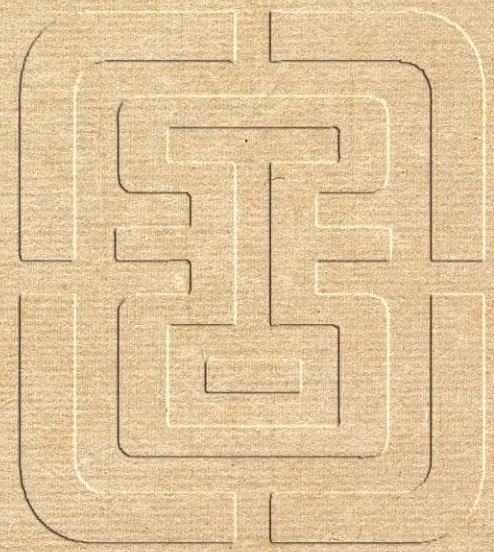


行素州堂金石叢書

10012  
6104  
899  
部 = 34







廣川書跋卷六

槐廬叢書

宋 廣川董道 人著

吳縣朱記榮校訂

鍾繇賀表

昔人辨鍾元常書謂字細畫短而逸少學此書最勝處得於執巧形密然則察真僞者當求之於此其失於勁密者可遙知其僞也賀表畫疏體枝鋒露筋絕不復結字此決知非元常之爲也永叔嘗辨此謂建安二十四年九月關羽未死不應先作此表論辨如此正謂不識書者按其實爾若年月不誤便當不復致辨邪辨書者於其書畫察之當無遺識矣

皇象隸字



皇象書吳大帝碑在江寧府書雖本漢隸然探奇振古  
有三代純樸氣自是絕藝非如東漢遺書循一矩律藉  
蹈綴襲竊而自私也自王志愔定錄古今書而象已在  
著錄中至庾肩吾以象品入上中其後李嗣真因之不  
改不知當時所定果何據也羊欣稱象善草書世稱沈  
著痛快而張懷瓘惟稱象小篆入能品其它不見稱於  
人今官書有象章草帖故自精深奇崛前世獨不言象  
爲隸字何也意謂旣以書入品第則或不盡著其言又  
諸人或有兼數書著者此又不可知也余疑此碑近出  
書畫尙完故是前人未見當其評書時不得眡睨於其  
間也不然書隸至此而可遺其品目哉象尺書曰太子  
屏風在此已久而未得之又曰想必醉令作鱧魚梅羹  
相待其自矜持如此

七賢帖

長安李丕緒得晉七賢帖世疑劉伶作靈李氏謂史容  
有誤然其字伯倫知爲伶也書尤怪詭不類然昔經范  
文正公歐陽文忠公蔡文惠公諸人題識故後世不復  
議余昔于官書中見山濤阮籍嵇康書皆入作者闡域  
而不見劉伯倫書不知今所傳果何所從來而得其形  
製哉余見梁世自有劉伶善書畫當世號文學士豈此  
書是耶唐初購書以金故人得僞造以進當時李懷琳  
好爲僞迹其用意至到或謂亂真昔人謂急就章爲王



逸少書七賢帖假云薛道衡作序缺三字裝褙持以質錢其所用繭紙皆謝道士所爲尤便臨書故懷琳所爲書皆繭紙無薛道衡序此蓋後人所爲得劉伶書因以附之故其詭異不可法度約者此正銜玉而賈石也紹聖三年余過長安邵仲恭得此摹本諉余跋其後

別本七賢帖

嵇含云衆口異賈羣日改望陸景云衆口毀譽浮石沈木今此一書致略失而論者異詞欲來者不惑不可得也世人信耳而不信目故於書少有自斷于胷中者苟惟人言信之故凡造妄架僞者舉得進也前人評畫謂耳中有畫日中無畫余於評書亦云

司馬整碑

晉宣威將軍南鄉太守司馬整頌泰始四年己巳建書爲隸古氣質渾厚與鴻都石經可一二拔也碑言整安平王孫義陽王之子仕魏拜郎中郎議郎諫議大夫騎都尉給事中治書侍御史咸熙二年出臨宛郡加宣威將軍就郡拜庶子泰始三年十一月使者奉詔冊命爲南中郎將統茲宛郡今孝晉書整義陽王望之子初奕爲義陽世子奕卒整嗣封清泉侯追贈冠軍將軍自郎中議郎史不盡書如宣威將軍中郎南郡守則見於法書而史氏闕之碑自泰始四年建則侯于清泉皆自宛郡後然頌曰出臨鄙郡自託于詞亦何陋也漢之衰



文物隨敝至晉不勝淺陋殆無前人一言一語雖政教  
汙隆文章與時高下然自是氣質卑薄至論述次第亦  
已失當此可怪也整在當時蓋公族一少年名爵未立  
頌至謂稟乾坤之純靈竝聖賢而誕興其在南郡謂洪  
恩淪乎不測覆養包乎無外巍巍之功揚于仄陋其受  
冊命慶雲隨之夫儼人必於其倫非其倫者人亦不得  
受之文字之壞至此可歎也

### 太公碑

太公廟碑今在衛州共縣晉太康十年立其文可識曰  
太公望者此縣人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  
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志

曰文王夢天帝服玄襪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  
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再拜稽首文王夢之夜太  
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訊之曰而名爲望乎  
奮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見曰太公言其日且述其言  
臣以此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歸以爲卿士其  
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卒蓋壽一百一十餘歲史記  
謂東海上人西伯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  
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又曰呂尚處世隱海濱西伯拘美  
里散宜生闕天素知而招呂尚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  
然要之爲文武師蓋不得其詳乃廣徵異說其謂東海  
上人則得於孟子其先君望子則得于墨子至拘美里



則戰國辯士之論也灼龜而得兆立以爲師今緯書有之曾不知諸侯無太師而東海時避紂爾則得以爲卿士其說是也詩曰維師尙父則知爲武王師也竹書最古當魏安釐王時國史也則所書宜可信其言服玄襪而說文無此字惟曰漢令解衣耕謂之褻而衛宏字說與郭昭卿字指則有之知許慎所遺古文衆矣昭卿因宏以有記非得是碑豈知宏之爲有據哉晉紀言咸寧五年盜發汲郡冢與此碑異知史誤也

月儀

世謂母邱與碑比蔡邕石經無相假借惜其書不見於世觀晉人評書以索靖比王逸少而歐陽詢至臥碑下

則筆墨妙絕不待見其書然後信也近世惟淳化官帖中有靖書其後購書四方得月儀十一章今入續帖中其筆畫勁密顧它人不能眦睨其間然與前帖中書亦異不知誰定之李嗣真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尙大爲遒竦無愧珪璋特達猶夫聶政相如千載凜凜爲不亡今月儀不止三章或謂昔人離析然書無斷裂固自完善殆唐人臨寫近似故其書剗劂逕出法度外有可貴者崇寧三年四月十七日書官帖後

告誓文

告誓文今入晉書傳中昔逸少爲王懷祖檄也當時以不能堪摘細事遂脫幘自投朝廷以其誓苦故不彊起



以官夫迫之陋地不能自適其情其養固陋也開元中此書得于潤州瓦官講堂鴟尾其書一字爲數體一體別成點畫不可一概求之如字有橫顯異行法變草未嘗復出實天下奇作也李延業獻之岐王十二年復出岐王宅被焚則宜世不得傳矣今碑字刻畫過于嚴重無復前法似是唐經手搨摹以傳陶弘景論書謂逸少自吳興前書猶未爲稱凡厥存蹟皆是永和十許年中自失郡告靈不仕後略不復自書然告誓文已出當時知鴟尾得者別本也貞觀書目已列告誓文武平一嘗見于小函同樂毅論黃庭經共藏便知此本不一傳摹相承不能辨其真贋也

### 蘭亭序

蘭亭序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搨摹遂亡其後溫韜發諸陵蘭亭復出太宗朝留神書學嘗出使購求藝文諸書當時已無蘭亭矣仁祖復尙書篆求于四方時關中得蘭亭墨書入錄字畫不逮逸少它書其後祕閣用此刻石爲後法帖今諸處蘭亭本至有十數惟定州舊石爲勝此書雖知皆唐人臨搨然亦自有佳致若點畫按量固有勝劣惟彷彿得真爲最佳也

### 成都蘭亭

寶月刻蘭亭序東坡居士爲讚于後蓋子由得于中山



舊石故今所摹獨傳二蜀中州人或未知也余觀世所傳蘭亭書雖衆其搨摹皆出一本行筆時有異處繫當時摹書工拙惟祕閣墨書稍異更無氣象可求知後人所爲不足尙也貞觀中詔令湯普徹搨蘭亭賜梁公八人而普徹亦竊搨出外以傳其書衆播普徹自能書識逸少筆意故雖摹搨自到極處逮褚河南歐陽率更臨蘭亭則自出家法不復隨點畫也蘭亭真本世不復知普徹典刑猶有存者今所傳皆本於此中山者蓋其一也

### 黃庭經

世疑黃庭經非羲之書以傳孝之知嘗書道德經不言寫黃庭也李白謂黃庭換鷺其說誤矣然羲之自寫黃庭授子敬不爲道士書此陶貞白曰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爲第一貞白論書最精不應誤謬今世所傳石本筆畫反不逮逸少它書觀開元中陸元悌奉詔檢校言右軍眞行惟有黃庭告誓知非楷字矣天寶末又爲張通儒盜去莫知所在迺知舊書不傳今所見者特後世重搨疊摹不得其眞久矣蜀本黃庭筆墨麤工本皆非可貴弟以其名存之

### 別本黃庭經

淇水呂先得黃庭經最爲異者見使評之余謂今世所傳黃庭經多唐臨黃庭之亡久矣後人安所取法以傳



耶張懷瓘謂逸少佳蹟自永和後而黃庭經永和十二年書也字勢不聯翩而點畫多失雖摹搨相授有失其初若無勝槩可存縱傳授有據亦何取哉呂先得石書署其年永嘉支離其字尤不近古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余是以知其非也

又黃庭經別本

夫求馬者必自其羣口至授以騏驥之任則真馬出矣唐得漢魏晉隋間書多至七百卷於是以黃庭爲第一方在衆書時豈無所異而可一概哉顧世未嘗衡按而彈繩之則論有同異不足怪也至稽之法度而昭合衆之體裁而結密索之神明而不竭者於是世知有驊騮矣此當時唐人得舊本摹入石者時見筆意與常見二本及今祕閣所存異甚知唐初選置能盡書矣

畫贊

畫贊世傳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孝其筆墨蹊逕輒不類知後人爲之託之逸少以傳也昔王濛子修嘗求書右軍王羲之爲寫東方朔畫贊與之敬仁亾其母見平生所悉內棺中故知此書不傳久矣唐自貞觀購書逮開元搜訪亦旣盡矣按定大王書二卷黃庭第一畫贊第二告誓第三韋挺以畫贊是僞蹟夫畫贊已亡而更出者可知其爲僞也今世所傳疑不在韋挺論中彼得存于貞觀而入錄當亦有可亂真處今之傳者不能便入



貞觀錄也

樂毅論

樂毅論世無全文高紳所藏石至海字止以史記按之四纔得其一爾今世所傳又其摹于此者蓋無取也觀梁武帝評書謂此論微麤健恐非真蹟陶弘景亦疑摹本梁去東晉六十年其書不存況今去梁後又數百歲中間馮承素已見六本今世所傳亦莫能辨先天中太平敗後咸陽老嫗投書竈下是弘景所評已亡矣後世存者可求其真耶

全文樂毅論

智永師謂樂毅論正書第一自梁世摹出其後蕭銑之流莫不臨學然則此論不傳於世矣陳文帝嘗賜始興王雖號筆力鮮媚殆其臨搨之功勝也祕閣購書則其論全文陶弘景言樂毅論乃極勁利而非用意處故頗有壞字今所得異矣元符中詔摹於石以其書校之殆唐人所書不逮舊本然聖俞悉之謂最奇小字者是也昔王沂公善書嘗求得全文乃自石未破時摹尤爲精勁余從其家得之非今祕閣石可比方也

別本樂毅論

舊傳樂毅論誤書兩字以雌黃點正以今所傳校於舊史異者蓋二十八字其文意自不相妨蓋書傳已久不能無誤昔時於秦玠兵部家得別本樂毅論文字完整



筆力差劣然按今祕閣石本亦可上下相敵或疑王著之所書也

高紳樂毅論

李庠舊得樂毅論其本乃高紳所藏石過自矜持謂眞逸少書沈存中亦謂得前人說逸少諸書多是縑紙惟樂毅論書于石世以此爲据余竊疑其不知何從得此說也昔梁武帝按采逸少至盡而樂毅論已出當時無石本傳者大抵逸少每爲人書多以前人賦論見于世傳之存者如黃庭畫贊洛神賦皆書于紙以授雖修禊序亦不令入石也唐得魏晉諸家字書故嘗評黃庭弟一而畫贊次之樂毅論又其次也武平一曰太宗於右

軍書特留賞蘭亭樂毅論尤聞寶重別一小函貯之太平公主私取樂毅論以歸及籍其藏咸陽姬竊舉袖中投之竈下開元錄書但有黃庭畫贊告誓而樂毅論亡矣

狸骨帖

狸骨方今官帖中定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唐人謂此木荀輿治勞之方右將軍臨之至今謂狸骨帖梁武帝嘗以古書雜蹟二卷問於陶隱居對以狸骨方是子敬書亦似摹蹟在梁已疑其僞今定爲右將軍書果何据邪雖然右軍嘗寫此帖或子敬臨之亦不可知也

逸少十七帖



逸少自謂吾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艸猶當鴈行後世論者或異其說至唐然後無異詞信謂其書定出鍾張右而來者不復有議庾肩吾以芝爲工夫第一謂繇天然第一而逸少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然嘗考之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繇臥畫穿被於工夫至盡不可謂後于逸少也今觀其書卓犖天成者蓋逸少所能其謂積學而至者恐不得筆力鈔處觀十七帖者當以是求之

逸少八帖

逸少於書自分今古至於行艸逮永和間極於功力矣故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蹟至其中年競用麻紙

蓋欲其行筆流便屈折如意蔡邕自矜能書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故點畫無失書法入鈔韋誕亦謂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建徑丈之執方寸千言觀此益見古人於書蓋不敢易而爲之如此丹陽邵仲恭得逸少八帖經生所書也此當是唐人善書者爲之然流暢晃朗執若飛動得步武於王良猶有舞交衢之態者也

畚庾元規帖

逸少於書自謂真出鍾草出張後生雷同失其當處敬元謂古肥進之謂今瘦書至瘦硬似是逸少迴絕古人處若更論執巧形密意疎字緩皆不足者也世傳謂羲



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莫年方妙嘗以章草畚庾亮而翼遺書曰張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狼遂乃亡失常歎妙蹟永絕忽見足下畚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羲之書法正自然功勝豈待積學而至哉議者不知書有天機自是性中一事而學習特求就法度規矩爾至于離方遁園不守繩墨自作勝概謂非天得不可也但見庾翼此語便謂初不若翼愔不知此語何所憑藉而知其昔不逮二子耶

### 硬黃

世有持逸少出師帖作硬黃紙漬以靈脾水久之色如茅屋漏汁紙色盡變以此爲紫紙所書也林子中以兼

金購之它日復有持虞伯施書蘭陵王口進本其紙文色理與出師帖一等又購而藏之未嘗致詰也一日持來京師客疑其僞子中不信也大抵世人貴古而不孝實一承人之妄至于終身信之不悟蓋僞言先入則信言不得受也硬黃唐人本用以摹書唐又自有書經紙此雖相近實則不同惟硬厚者知非經紙也王右軍作書惟用張永父製紙謂緊光澤麗便於行筆今人不孝其實得硬黃紙便謂古人遺墨曾不若畫像先論縑素而後定世之遠近常得大略也許襄民自杭得逸少十二帖皆靈脾漬也使余評之襄民竟不信

### 洛神賦



逸少此賦當以爲第一今無復存者但子敬所書猶傳  
疑未可以伯仲間論也謝安石嘗疑子敬不逮父書後  
世或謂不復可辨且曰外人那得知豈書法雖一藝彼  
亦自有至處恐非造其域者不能致論也此書摹傳失  
据更無神明點畫存爾非子敬書法盡此

洛神賦別本

今世所傳洛神賦余見已四本矣雖王和甫家者號最  
勝結字疎密得法然不若此書亦自與周子發家者稍  
異子發謂子敬愛書洛神賦人間宜有數本似未見其  
餘也昔馬澄評右軍書謂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種皆  
作今體知逸少嘗書此賦子敬當是習其家學爾然書

錄不記子敬洛神賦其傳之失實將後人摹搨不可知  
也字法端勁是書家所難偏有自見不相映帶分有主  
客趣鄉整嚴非善書者不能也大觀元年正月爲安希  
古書

子敬雜帖

子敬書如河間年少自不拘束此當行草中也宋孝武  
學書或眞行章艸雜在一紙或重作數字或學前輩名  
人能書者而子敬詩賦贊論亦入此書大似未能得子  
敬當處此可與論書法之至耶謝太傅善書不重子敬  
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太傅輒題後以畚之嘗問子敬君  
書何如右軍曰故當勝安曰物論殊不爾子敬曰世人



那得知此帖超軼陵突似欲出其家學宜諸人有逸氣過父者之語也

子敬別帖

鼂无咎持宗子某所藏子敬三帖使余評之余謂子敬自少刻意書學似恐墜其家聲中年自造書妙乃父子名家不能涇渭世人故應異論也謝靈運直謂當勝右軍唐文皇謂如枯查餓隸不知當時何故立論如此人之好惡相異有至是邪子敬謂世人那得知似恐世有妄評者然非筆入王昧豈能於此下轉語莊子曰自大視細不自細視大不盡今論中令父子者皆視大而不盡也

又子敬別帖

謝太傅悉逸少不取子敬人之好尚各以所見後世論者便以此爲据至過有詆訾豈真知子敬父子間耶且學本家法以意相授非入其闔域者定孰知之或爲說曰天公問下方人何衣曰衣蠶一作蠶若何曰喙頰頰

類馬色邠邠類虎天公以爲謾使下問還報乃信西方諸國聞漢人語蠶吐絲而衣亦以爲欺也夫妄言者嘗託於無而人或以爲有信言者每託於有而人或以爲無人之誕信相欺何可勝辨耶後人觀子敬書知其立論者皆蠶說也必有得子敬意者然後可與辨此李庠示余別帖竊有感焉天下之迷於是非多矣何可計邪



王中令帖

晉書評子敬書謂筆力遠不及父而有媚趣逸少作大字壁間子敬墮之而更爲明日視之逸少不能辨也若此則父子間本無分處縱復有異豈應其論至此也當文皇評書便以子敬無屈伸放縱豈知法度盡處乃可言筆墨縣解是不知曾求于此也晉史修于唐臣皆貞觀時人其論宜如此

王敬和帖

燕石入笥下和長號玉石亦自有辨但知者既少則昧者衆矣眞贗相眩則僞者常勝後有眞者不復察也余觀王敬和帖而傷之仁廟時購法書于四方洽之書落

簡揮毫有郢匠成風之執其帖已具寶章集今入祕閣觀者不求眞僞謂眞晉人書也余嘗察其書此正唐所摹以留御府者豈知世復有舊札遺紙存乎今觀李氏所收帖然後可以辨矣世反疑爲臨家者是豈不使卞和長號也

羊欣薄紹之帖

羊敬元書出子敬不忘本分薄敬叔書後學大令雖其纖圓骨力克成但乏神明爾然二者同出不能相遠豈書法果自有所至耶後世論欣書謂舉止羞澀謂紹之書功力不足皆失其實也當在南朝時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謂紹之駕友凌師豈偶然者耶張懷瓘謂薄紹之



羊欣王僧虔康昕王右軍亦欲混其臭味是以二王帖中多有偽蹟觀此帖其有所稽矣唐貞元中欣書得正行纔二十餘紙紹之行書四紙僅存不知此帖在唐錄中爲弟幾紙今世藏書家類無二人書此其可祕也

### 鄧艾碑

鄧艾碑集古錄謂考其事績則鄧艾碑也夫艾艾同音蓋名艾而音爲艾字後世音讀旣誤遂相傳如此酈善長曰濮陽城南有魏使持節征西將軍太尉方城侯鄧艾廟廟尙有艾碑秦建元十二年廣武將軍兗州刺史關內侯安定彭超立當後秦去魏晉不遠宜相傳可考至其後世音失其讀則并與其字而移矣然則書文之

失其得一二而正邪

### 銅鼓銘

陳叔夏得銅鼓甚大其飾爲蚩尤飛廉塗善金而光耀至今不滅其銘曰龍昇元年七月大匠渙按龍昇爲大夏年紀而鼓全似西南夷所作今祕閣猶有但其形製小劣無塗金爲飾又其文爲戲龜水艸與此異也崔鴻十六國書赫連勃勃以銅爲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疑卽此也

### 廬陵王銘

世傳宗資口文謂古無是而豐碑本以下緯其說信也嘗考吳均齊春秋王儉謂石碑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



延之爲王琳碑石又孝杜叔廉書儀則謂碑石自魏司徒繆襲改墓刻石以識因以述其德行昔顏之推論碑銘皆不及此乃知不顯著于書者或不得盡孝也嘗見南朝得王戎墓銘凡數百言其首書晉司徒尙書令安豐元公之銘其後張率得威斗何承天以爲必甄豐求其識得石具如承天說然其制已備於漢豈特魏晉間耶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已來咸銘于碑余見邕之爲靈表墓碑便知諸人論之不詳皆不足信於世廬陵王碑敘述惟謹微覺煩碎然書畫簡古爲足貴也

### 定鼎碑

古圖經稱定鼎碑在懷州衙署其題曰御射之碑以其文有定鼎遷中之十載故自昔其名如此不知定鼎遷都在孝文世而偶以文見之然字畫有法獨異于當時人所書亦見襲中國文物所致而夷俗汙陋漸革也魏書景明三年九月丁巳車駕幸鄴戊寅閱武於鄴南十月庚子帝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羣臣勒銘於射所甲辰車駕還宮今碑所書年月與史相合然自戊寅逮庚子爲廿一日則自鄴至懷而還京師可以孝次也不言幸懷溫等處自是可略然旣書親射勒銘不書其地乃

繼文於上似御射當在鄴南然則此不當略也

北海王詳高祖

南伐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竝在輿輦陪侍左右至高宗射之所高宗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



近唯詳箭不及高宗箭所十餘步  
高宗嘉之拊掌欣笑遂詔勒銘

瘞鶴銘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

闕一本有書字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

闕一字當為亭

甲午歲化於

朱方天其未遂吾翔

闕一字當為寥

廓耶奚奪

闕一字

仙鶴之遽

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

闕四字

我竹

不完故立石旌其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

闕二字

余欲無言爾

闕五字當有靈門二字

去鼓

字當為子表留

闕二字當為形義

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

闕五字入

此字不完又闕一字

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局右

此六字不完又

闕八字

華亭爰集真侶瘞爾

闕四字或但止于此未可知也

丹陽真宰

字不知其次

瘞鶴銘今存于焦山及寶墨亭者蓋盡於此凡文字

句語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

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畫蓋九行行之全者率二

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予與汾陽郭逢

原公域范陽張禕子偉索其逸遺於焦山之陰偶得

十二字於亂石間表留惟寧十字完餘二字譌缺石

甚迫隘偃臥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

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

上皇山樵為侶似是真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

之如此其間闕文雖多如華亭寥廓之類亦可以意



讀也二月一日南陽張舉子厚記

瘞鶴銘

鶴壽不知其紀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  
其未遂吾翔寥廓也耶奚奪余仙鶴之遽也迺裹以玄  
黃之幣藏之茲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陰降蹟華表留名真惟彷彿事  
亦微冥西竹法里宰耳歲辰鳴語解化浮丘去莘左取  
曹國右割荆門後蕩洪流前固重扁我欲無言爾也何  
明爰集真侶瘞爾作銘宜直示之惟將進寧丹陽僊尉  
江陰真宰立石

書瘞鶴銘後

瘞鶴銘在潤州焦山下初刻于崖石久而崩摧覆壓掩  
沒故不復得其全文余嘗怪唐人尙書學而此名字特  
奇偉宜世賞悉而卒不見傳於人自張懷瓘張愛賓徐  
浩論書備有古今字法亦不見錄考其歲月雖不可得  
然此山之摧裂圯坳莫知何時而是書壓覆其下知其  
刻已久但隱沒石間自昔或未知之然其刻畫亦幸至  
今尙完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爲非又疑顧  
況自號華陽真逸謂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中直謂顧況  
所書如何而碑書篆者上皇山樵也則謂況書不可也  
往時邵興宗孝次其文闕四十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  
六字不知其次其後張舉自力求之摹兩山間其闕字



三十有五不完者七而又別得十二字與興宗不同昔  
刁景純就金山經度中得唐人於經後書瘞鶴文以按  
興宗子厚其字錯雜失序多矣宜直示之惟將進寧則  
不可究今竝列序之來者可以孝矣文忠集古錄謂得  
六百字今以石按之爲行凡十行爲字廿五安得字至  
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  
已刻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集古錄豈又并詩  
繫之耶

書黃學士瘞鶴銘後

黃伯思學士以瘞鶴銘示余世謂晉右軍將軍王逸少  
書歐陽公疑華陽居士唐顧況道號然逸少逋翁其書

可見不與此類嘗考次其年義之生晉惠帝大安二年  
癸亥歲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當五十九年而成  
帝咸和九年太歲在甲午逸少當三十二歲逮四十八  
年辛亥始去會稽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其郡邑  
所望不得以此爲稱顧況卒于貞元末當元和七年爲  
壬辰九年爲甲午良不及也上推壬辰歲爲天寶十一  
載況當兒穉其號華陽乎蓋自貞元以後皆不合於此  
昔陶弘景嘗以其居華陽觀故自號華陽隱居貞白平  
時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其歲今日壬辰歲得之  
山陰甲午歲葬于朱方壬辰當天監十一年甲午則其  
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游海岳住會稽來永嘉至



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仙去貞白作傳卽十  
一年在華陽此其可知也或曰茅山碑前一行貞白自  
書與今銘甚異則不得爲陶隱居所書然華陽真逸特  
其撰銘若其書者上皇山樵也四人各以其號自別固  
不得識其姓名疑皆隱君子也然其書在江巖石壁摹  
搨最難又石摧壓其上人不得至風雨雪霜不及故字  
畫至今尙完或疑梁以書傳逮六百年不應如新刻于  
石余求銘後王瓚書蓋自貞觀至今亦無譌缺貞觀去  
梁未久可考而知也

蕭子雲別帖

今世所傳蕭子雲書或見之碑轉相拓搨刻深畫重去  
眞遠矣雖況以春蚓秋蛇人不謂過也麗正所藏蓋自  
唐貞觀入錄後散亡民間張河東初購得之五代入江  
南李氏江南平始還內府今視其書與世間所聞異矣  
勁特挺拔更無後世俗態筆蹟健瘦縈絲索鐵屈折盡  
妙不露筋絡求于纖瘦濃淡未嘗有遺恨也昔傅子雲  
作筆而心用胎髮故得纖細不失或疑非兔翰不足稱  
勁是不然豐狐之柱路扈嘗用之但不知胎毛非壯髮  
不知可用以作筆此余未之考也

烏丸僧修志

李調示余烏丸僧修石志曰僧修太原祁人周王之子  
因以建族父神念仕魏以讒歸梁封南城壯侯又曰僧



修仕文德主師離府臨邊爲岳陽王中兵參軍府王稱  
帝進開府持節荊州刺史義成郡公及執贄來朝奉璋  
謁帝天子以公世仕魏朝戮力梁國有命加禮異賜以  
強族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出牧溫部方欲馳劔騎于  
稽秦耀樓船於淮泗天不予年此其所終始余孝之烏  
丸本北部大姓神元世氏改爲桓附入族官大統十五  
年文帝寶炬雖詔天和改姓者復舊然桓氏非神元所  
命知未嘗復也按梁書王神念太原祁人据潁川歸梁  
魏軍至與家屬渡江封南城縣侯其後諡曰壯神念死  
子僧辨以兵興梁胙荊州然則烏丸在梁爲王氏而壯  
侯蓋神念諡也今孝梁書南史太清記周書皆不錄僧

修事其在神念僧辨傳中亦不稱僧修史家之闕如此  
其爲壯侯則又誤矣梁元帝封湘東王太清元年持節  
荆離九州然志謂離府卽世祖也諸書亦不錄世祖爲  
岳陽王至江陵陷而僧修入周其曰奉璋謁帝則周武  
也僧修賜氏烏丸蓋非魏舊姓今姓皆不著烏丸別姓  
然誤謬相襲其可勝者邪或曰周天和六年其後爲建  
德今志乃書七年三月塠於武鄉何也余以長曆推之  
天和七年太歲直辛卯其三月癸卯朔則丙午者四日  
也其月丙辰改元建德蓋十四日矣葬之十日改元志  
與史不差可得据也



智永書梁所揚集千字至八百本江淮諸寺各留其一  
至唐而見于時者雖衆然眞僞竝出藏書者已病其難  
得也觀右軍書託永和世謂默符聖典有鄉背之宜而  
智永取名謂潛印玄蹤盡其家法故側勒弩踢策掠啄  
磔雖盡其法度而縱擒緩急自出法度外若秦豆之御  
進復履繩旋曲中規取道致遠氣力有餘此豈可求於  
書儉畫販而論眞僞耶千字其初本得右軍遺書梁武  
世嘗令殷鐵石搨一千字每字一紙雜碎無序因命周  
興嗣次爲韻語當其成時一夕鬚鬢盡白謂心力極于  
此書當時甚重其書詔令蕭子雲寫進而後世以書名  
者率作千字以謂體制盡備可以見其筆力然非書得  
成法者亦不能盡工也楊文公謂敕當爲梁字本後人  
作草書筆畫轉移誤爾陳時朝廷命令未加敕字其說  
誠然知爲字謬也

張龍公碑

舊見經序說梁武帝夫人郗氏或疑其事余孝於書傳  
因龍天主祠得之謂郗氏性妒忌武帝受齊國未冊命  
忿懟投死殿井衆趣救之已化毒龍煙煽焰衝人莫敢  
近遂爲龍天主祠此尤增異而讖疏所說蓋可信豈變  
滅起伏因心以感者果有耶惟讖言因經報得還人天  
道而此祠廼歷陳隋奉之雖居徙不常而嚴麗崇飭祈  
禱致禮每輒得應此又不可知也隋大業中卽其地造



龍宮寺沙門法濟住祠中時爲神所降著衣鼓舞都不自覺然人化爲龍與化虎熊果有異哉今得趙耕碑序路斯化龍祈求得應或可信也今人疑路斯非名當上元中波斯王有卑路斯來唐世因以爲名者多矣豈獨此哉

隆聖道場碑

高陽郡隆聖道場碑隋祕書郎虞世南撰次書石世南以書名隋唐間此碑最顯世競以摹本傳今其碑在定州龍興寺或疑爲摹本以高陽之郡在中山郡也今孝大業雜記九年閏月幸博陵昔爲定州先皇歷試所基遂改爲高陽今世南謂大業龍集癸酉有詔改郡以記

王業所興然則與雜記合矣夫釋老之教行乎中國自漢晉以逮齊魏僧尼爲寺道士女冠爲觀隋改法雲慧日二道場金洞玉清二玄壇貞觀十二年復寺觀舊名則當世南時隋謂道場必矣唐志言定州博陵本高陽郡義寧元年析高陽爲恒州武德四年以高鄭博野苑爲蒲州貞觀初以鄭高陽歸瀛州天寶元年復以博陵郡爲定州而國朝廼以瀛州爲高陽郡以定武之郡歸中山則地隨改矣其興廢因革如此知碑非後世所摹也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廣川書跋卷第六終

廣川書跋卷第七

槐廬叢書

宋 廣川董道 著 吳縣朱記榮校訂

砥柱銘

唐砥柱銘貞觀十二年特進魏徵撰祕書正字薛純書  
其字因山鑿鑿就其窪平隨多少置字故不成行序宛  
轉索於嶽嶽間以摹故石雖存而頗難得世知貴之唐  
以書學相高刻石之文此其最大者也筆力有餘點畫  
不失尙多隸體氣象奇偉猶有古人體灑其後柳公權  
書刻招提今已譌缺不可讀惟純所書在濁河間得完  
蓋摹擊之工不至雖濤浪射發風雨摧剝尙不廢也

醴泉銘



九成宮醴泉銘唐祕書監魏徵撰率更令歐陽詢書按唐書貞觀中改隋仁壽宮爲九成宮永徽中又改爲萬年宮宮在岐州開皇十三年楊素所治也徵言宮城之內本乏水源六年四月西城之陰土覺有潤以杖導之有泉隨而涌出因名醴泉不知何据也漢書京師醴泉飲者痼病皆瘳故漢儒集禮有地出醴泉天降甘露以爲人主之瑞而不知者謂水從地出其味若醴如此則列子所謂神漢者顧漢魏郡國與唐離宮安得有此尔正曰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蓋甘露雨也今据此則論者不知其所出也故著其說

歐陽詢帖

余求前人論書必先擇筆至於動作皆得如意非是未嘗書也韋昶善書而妙於筆故子敬稱爲奇絕然書必託於筆以顯則筋骨肉理皆筆之所寄也率更於筆特未嘗擇而皆得佳趣故當是絕藝蓋其所寄者心爾論者謂飛白冠絕有龍蛇戰鬥之象雲霧輕飄之執真行出于大令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至使智永奪氣信乎書妙至此極者然飛白篆書世不復傳今收真行章草可見知略無勑敵非虛語也虞伯施謂詢不擇紙筆皆得如意此正紀其實耳宜遂良不能及也

虞世南別帖

虞伯施手帖論儒學不使一日失業恐子弟墜其家聲



且戒之使其不息也觀北堂書鈔大見功力深至非積學之久不能盡此子纂雖識書學而文業衰矣故知虞氏九世文名爲儒林所嘆可以爲難也方隋時伯施以文學推選任祕書郎來護兒以歪略任將帥至唐來氏有恒濟反以文顯而虞氏子昶以下不能世其業而爲入仗宿衛故陸元方戲曰來護兒兒把筆虞世南男帶刀故曰雖在父兄不能移子弟理固然也

來恒本傳曰恒濟兄弟相

次知政事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主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 薛稷雜碑

書貴得法然以點畫論法者皆蔽於書者也求法者當在體用備處一法不亡濃纖健決各當其意然後結字不失疏密合度可以論書矣薛稷於書得歐虞褚陸遺墨至備故於法可据然其師承血脈則於褚爲近至於用筆纖瘦結字疏通又自別爲一家然世或以其瘦快至到又似不論成法者也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後世不謂昭不及繇者觀其筆意他可以不論也

### 李衛公書

世傳扶餘國事類若劍俠而衛公從之似以任縱自嬉而放悍不制者然考其行事則動以禮法自約又若老書生深究進退存亡者信王佐器世或未易量也此書豪武自將亦旣放矣或疑其僞將其暴侮神羞求合於



杳冥者乎亦當時憤激感慨豪氣未除而然耶劉餗嘗言衛公訴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詞色抗厲後有聲曰僕射好去顧不見後果如言此書逮似或真有是耶將後人因此而附益之乎餗在開元中其說似有據是則若可信也

褚河南聖教序

褚河南書本學逸少而能自成家法然疏瘦勁鍊又似西漢往往不減銅筋等書故非後世所能及也昔逸少所受書法有謂多骨微肉者筋書多肉微骨者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河南豈所謂瘦硬通神者耶

遂良帖

褚河南於書蓋天然處勝故於學雖雜而本體不失初學晉右軍既又學虞伯施後於史陵得用筆意乃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處也羿之立教必志於彀至巧之所極當自其心得非可法度準繩授也學至於此當自知之

辯法師碑

辯法師碑薛純陀書昔歐陽文忠公嘗許其字不減率更然所書不傳於後永未所得純陀書惟此不知又有甚焉者也貞觀十二年奉敕書銘砥柱其字磊落如山石自開隱鱗而出可以見方丈之執矣固無牽強以成



廣川書跋卷七  
也當時如虞伯施褚登善號能書者皆避而讓之其後  
柳誠縣愛其書恐失其次弟則又別書於石後世得純  
陀所書砥柱銘者皆碎雜叢疊必按此而序之砥柱銘  
薛純而此碑爲薛純陀嘗爲祕書省正字本名純陀後  
以純自別于時檢于類書見之

碧落碑

碧落篆李肇得觀中石記知爲陳惟玉書歐陽永未以  
李漢碑爲黃公譏然字法奇古行筆精絕不類世傳篆  
學而惟玉於唐無書名於世不應一碑便能奄有秦漢  
遺文徑到古人絕處此後世所疑也李陽冰於書未嘗  
許人至悉其書寢臥其下數日不能去世人論書不逮

陽冰則未必知其妙處論者固應不同段成式謂此碑  
有碧落字故世以名之李肇謂此碧落觀也故以爲名  
李漢謂終于碧落字而得名余至絳州見其處今爲龍  
興宮孝其記知舊爲碧落觀而開元改今名又篆文若  
未畢其文者其終非碧落字則肇說是也其云有唐五  
十三禩龍集敦牂尔疋歲在午爲敦牂永未謂高宗總  
章三歲以唐歷孝之自武德戊寅受命至咸亨元年庚  
午實五十三年矣然則總章者誤也

別本碧落碑

絳州碧落篆刻天尊背州將不欲以搥擊石像乃摹別  
石因封其舊石像今世所得皆摹本也雖橫直圓方典



刑有稽然遁其神者衆矣段成式言樊宗師作誌令陳  
惟玉書立太行山上此言險怪難知豈嘗求得其當而  
妄爲戲哉世言字不考古甚則以品爲靈今於古文脚  
字正如此便知後世不知古字而妄議者可以歎也

歐陽通碑詢之子

書家擇筆如逢蒙求弓矢必得勁良然後及遠中微然  
弓勁矢良當求其材可爲者非是雖得善工不能極其  
精也漢世郡貢兔毫當時惟趙國爲勝而工製或異亦  
復不良議者謂兔豪無優劣工手有巧拙正應工手不  
得則不得論其豪也路扈一世名手且重以雜寶爲跗  
然其善不過秋兔之毫及其後世漸以豐狐爲柱然鋒

頽穎芒非兔翰莫可爲者歐陽通於書過自矜重至以  
狸豪爲覆兔豪管皆象犀然筆用兔穎自昔不能改至  
於爲柱則或假用他毛若遂用狸爲鋒心恐不得若兔  
豪之剛柔順適能中人意也後世或假胎髮羊毳雞毛  
鼠鬚亦皆成筆然不能盡其利用故知其特貴異爾王  
逸少謂有人以綠沈漆竹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  
玩詎必金寶彫琢然後爲貴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管  
麗飾則有之然筆貴輕便重則躓矣不知貴犀象管者  
定可得輕便哉矜持太過失其常理是有媿不擇紙筆  
者非能其父書也

歐陽通別帖



今世所見歐陽通書惟三碑其別帖殆存此也筆力勁  
險盡得家風但微失豐濃故有媿其父至於驚奇跳駿  
不避危險則殆無異也書家論通比詢書失於瘦怯薛  
純比詢書傷於肥鈍今視其書可信也

智乘院碑

長子智乘院碑唐鄭王文學阮立德撰李承福書碑成  
於咸亨中則天帝時也孝次鄭王元齡懿高祖第十三  
子武德四年分國于滕出刺沅州貞觀七年徙鄭十七  
年持潞州節改絳州一年再持節潞州復持節絳州所  
至以能稱善決大獄高宗褒以優詔當其時鄭王名重  
于朝廷爲宗室表顯慶元年持節安沔隨郢安州刺史

此其所歷也唐書惟敘鄭潞絳三州不言再持潞絳節  
其爲安州刺史亦不著也子敬嗣國新舊書皆作璫蓋  
因其弟琳顯名疑皆從玉也唐存中宗世子皆以材任  
職而敬之三世爲夷簡爲宗閔琳之再世爲勉皆位宰  
相其在當時至顯而史所書若此其可勝孝耶然璞珪  
琰璿璣珩皆不具而別見于龕石此宜史官不能備  
錄也

崔敬嗣墓誌

集古錄曰崔爲唐名族而敬嗣不顯余孝之唐有兩崔  
敬嗣昔中宗放房州吏多肆慢不爲禮敬嗣爲刺史獨  
盡誠推奉中宗復位有與敬嗣同姓者每擬官輒超拜



召見悟非是訪眞敬嗣死矣卽授子注五品官注生光遠嘗持節荆襄徙鳳翔又節度劔南其官職甚顯敬嗣亦以此名於世昔人偶不孝也

### 陳昭題名

河南石氏得唐陳昭題名制度大備知今日進士刻石甚陋段成式曰慈恩寺題名自張蒼於寺中題其同年人因爲故事柳氏序訓又謂韋肇初及第偶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後進慕效之按蒼登科在天寶十三載此時已有題名觀陳昭所書在開元九年則其事可以考也封氏記神龍已來杏園宴後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中推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過未

及第時題名則添前字故李紱不加前字到老恨焉則題名自唐神龍初有之矣柳氏著書在中和三年其碑僅存因成故事則余得孝之方會昌中陳商知舉奏對不稱改命王起主文宣旨停曲江大會及題名局席至中和而後進士復題名慈恩則自廢而後行蓋在此時也嘗聞唐人言柳宗元劉禹錫題名慈恩寺談元茂秉筆不欲名字著障日押縱版子者率多不達柳暗斟酌之馬徵鄧文佐盡著版子而宗元竟不達雖一時爲戲然德器自可於此見之題名之盛亦一時所尙雖至今不廢但隆殺異爾

### 六公詠



李北海六公詠今泰和集中雖有詩而無其姓名又其說一章不盡或遺余見荊州六公詠石刻文旣不刊故得盡存可以序載於此按中宗復位以彥範王扶陽暉王平陽玄暉王博陵柬之王漢陽恕已王南陽世謂五王然皆梁公所進故邕歎其成大功者六人詩尤奇偉豪氣激發如見斷鼇立極時至今讀之令人想望風采宜老杜有云昔盧藏用謂邕如于將莫邪難與爭鋒史官所美謂碑頌是所長余見他文亦不若是壯厲警拔殆感憤而作故氣激于內而橫放于外者也序言邕爲荊州今新舊書但稱坐善張柬之貶福州司戶參軍韋氏平還爲左臺御史張廷珪姜皎引爲御史中丞姚崇出爲括州司馬起爲陳州刺史後貶遵化尉徙澧州司馬括州刺史歷淄滑汲郡北海不書嘗爲荊州也

御史臺精舍碑

御史臺精舍記唐中書令崔湜撰漢承秦制御史爲丞相貳其後以寺隸之憲法所在也然立精舍以居其致一於此可矣書傳所見最先包咸東海立精舍教授此在西漢末顧曄謂此佛之所舍昔漢處摩騰洛陽西建精舍爲始誤也按釋書以靜居爲精舍致一爲精不使雜也古之齋心服形其居必有可默存者今人猶闢屋爲齋謂如齋戒以守其獨不可以精舍名之此亦過也蕭摩之請造輿塔寺精舍詣二千石庾子輿造佛寺因



立精舍嶺南源明僧紹住弇榆山棲雲精舍此皆諸梵  
所居然書生立學昔傳此名豈致道之所居惟精一而  
後得之昔魏武嘗曰譙東五十里築精舍秋夏讀書其  
後徐庶折節學問精舍唐僧淵立精舍豫章阮孝緒以  
一鹿車爲精舍徐伯珍立精舍蒙山陳寔立精舍講授  
張郡戴顓立黃鵠山竹林精舍張漢直其弟出精舍數  
里過之則古人於其居也以是名之凡以求致一于學  
者故以名自警觀其朝夕處之可不思以致其精耶後  
世知釋氏所居爲精舍便以爲精舍皆寺也湜之嗜利  
蔑學其可責以此哉

盧舍那碑

盧舍那佛像記蔡有鄰書今見於世者三碑惟尉遲迴  
廟與此存耳書法勁險驅使筆墨盡得如意當與鴻都  
石經相繼也唐志稱有鄰於八分本怯弱至天寶間遂  
至精妙相衛中多其蹟然則當時蓋不止三碑惜其今  
亡之也

尉遲迴碑

尉遲迴碑成伯璵撰世以蔡有鄰書特貴其敘迴事與  
周史略同然迴之死節不得顯方周之興迴已爲蜀國  
公矣逮魏之亡一宗伯且受命舊國舊都望之無慨于  
懷不翹傳舍一日去之矣隋公總政天下之執可以知  
也迴則不受而承制起師以興復爲任其事則有疑也



豈以地居嫌疑執窮畏迫自度不能容於隋而發哉則  
冤憤鬱結不得其死宜其出靈響以自見不得如口伯  
璵□□也唐說自迴之死而相州都督死者前後相繼  
張嘉祐既治事夜整冠危坐有自西廡出者曰余後周  
尉遲迴也死於此遺骸尙存願得畢葬前牧守者膽氣  
薄劣驚悸而逝非所害也又指其女子曰同瘞於此明  
日嘉祐發掘得之備衣衾棺器禮而葬焉既夕出謝曰  
余無他能願畢公之政節宣水旱唯所命嘉祐以事聞  
上請置廟歲時血食有詔褒異今孝周紀韋孝寬既平  
鄴城則移相州守安陽至于碑則謂武德中朝制改葬  
逮開元丁丑張嘉祐問俗羣言多崇公曰蜀國公獨爲  
純臣闕修殷薦其取戾也宜哉觀此自是武德改葬至  
嘉祐則廟而祀之矣亦不因詔而行也與尙書故實政  
戾謂神之休福則得之其謂遺骸西廡詔爲廟容改葬  
于開元歲皆誤也

李太白藁

藁書世傳李太白遺文或謂謝氏子弟誑武功蘇才元  
所書更不復詳孝所出而推舉過重便謂不減魯公然  
此書雖少繩墨不可孝以法度要是軒前輕後度越陵  
突令人想見酒酣賦詩時也王僧虔論書或以其人可  
想或以其法可存世人悉李太白名至僞書一卷亦聲  
價增重豈以人可想故耶



張旭千字

長史於書天也其假筆墨而有見者是得其全口而加之手爾豈知曲直法度自成斲削間邪觀其書者如九方臯見馬不可求於形似之間也方其酒酣興來得于會意時不知筆墨之非也忘乎書者也反而內觀龍蛇大小絡結胸中纍纍乎乘雲霧而迅起盲風異雨驚雷激電變怪雜出氣蒸煙合倏忽萬里則放乎前者皆書也豈初有見于毫素哉彼其全于神者也至于風止雲息變怪隱藏循視其蹟變無徑轍時一豪不得誤口是昔之昭然者已喪故耶

張長史草書

百技原於道惟致一則精復神化此進乎道也世旣以道與技分矣則一涉技能便不復知其要妙此豈託於事游泳乎道者耶張旭於書則進乎技者也可以語此矣故凡於書一寓之酒當時沈酣不入死生憂懼時振筆大呼以發其鬱怒不平之氣至頭抵墨中淋漓牆壁至于雲煙出沒忽乎滿前醒後自視以爲神異初不知也今考其筆蹟所寄殆真得是哉夫神定者天馳氣全者材放致一於中而化形自出者此天機所開而不得畱者也故遇感斯應一發而不可改有不知其爲書也莆田方宙子正得君謨所藏張長史帖爲書其後崇寧

二年十一月壬申



張長史別本

見鑿於山不喪其天見蝸於林不分其神誠能知此可  
以語書矣嘗見劍氣渾脫舞鼓吹既作孤蓬自振驚沙  
坐飛而旭得之於書則忘其筆墨而寓其神於羣帝龍  
驤雷霆震怒之初矣落紙雲煙豈復知耶此殆假于物  
者神動應於內者天馳耶昔崔延伯每臨陳則令田僧  
超爲壯士歌然後單馬入陳所向無前至僧超死則不  
復能戰是知以氣勝者氣能蓋天下然後可以勝天下  
矣宜純氣之守者萬物不得窺其蹟也

郎官石柱記

赤驥白灤一駕千里當其披崑崙上羽陵時求其逸景  
於逐足下殆無遺蹤矣至于在六轡間和鑿在前添續  
在後則過君表而舞交衢進退履繩旋曲中規求其毫  
釐跌宕無遺恨矣長史之書殆盡於此方乘醉時翰墨  
淋漓雖驚風迅雨不能與其變俱也此詎可以規矩準  
繩求哉及郎官記則備盡楷法隱約深嚴筋脈結密毫  
髮不失乃知楷法之嚴如此而放乎神者天解也夫守  
法度者至嚴則出乎法度者至縱而不可拘觀其伎音  
鋒鱗勒峻磔抑左升右仰策輕揭緊趨音立闡收此書盡  
之世人不知楷法至疑此非長史書者是觀其騏驎干  
里而未嘗知服襄之在法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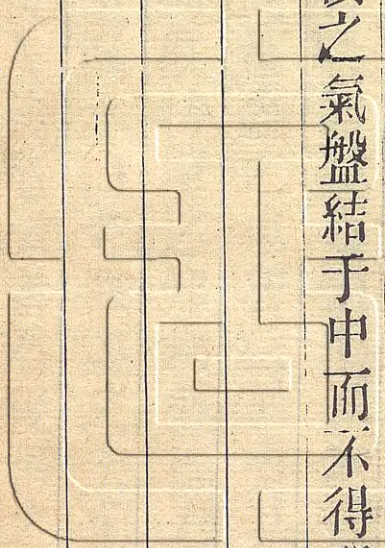
張友正艸字



張友正所書自云得漢人心法其用筆過爲鋒長而力弱殆不可持故使筆常動搖勢若宛轉世人故自不能用今考其書別構一體自得成就雖神明潛發不逮古人然自然處正自過人也今人不知古人用筆或妄詆者不知書者也皇象曰欲見草書漫漫落落宜得精毫而究切者墨又須多膠紺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心歡娛正可以小展觀此便知友正用筆蓋有所本近時趙叡彥思學友正用筆至于草字已能輕舉迅速頡頏筆墨間自與握一寸筆頭拘制方寸間者異也

崇徽公主手痕碑

碑在汾州靈石蓋唐僕固懷恩女懷恩唐功臣以嫌猜叛入回鶻沒其家入後宮大厯四年以回紇請婚封爲崇徽公主下降可汗以兵部侍郎李涵往冊命唐都關中其入回紇道至汾上此其常也然托掌石壁遂以傳後豈怨憤之氣盤結于中而不得發遇金石而開者耶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廣川書跋卷第七終

廣川書跋卷第八

槐廬叢書

宋 廣川董道 著

吳縣朱記榮校訂

魯公祭姪文

峻拔一角潛虛半股此於書法其體裁當如此矣至於  
分若抵背合如竝目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然後成書而  
古人於此蓋盡之也魯公於書其過人處正在灑度備  
存而端勁莊特望之知爲盛德君子也嘗問懷素折釵  
股何如屋漏水曰老賊盡之矣前人於其隱處亦自矜  
持不以告人其造微者然後得之此二體又在八法六  
體外乃知書一技而其法之衆至此公祭猶子文殆兼  
存此體者也



磨崖碑

中興頌刻永州浯溪上斷其崖石書之刺史元結撰結以能文卓然振起衰陋自以老於文學故頌國之中興頌成乞書顏太師太師以書名時而此尤瑰瑋故世貴之今數百年蘚封莓固遠望雲烟外至者仰而玩之其亦天下之偉觀者耶嘗謂唐之文敝極矣結以古學爲天下倡首芟擢蓬艾奮然拔出數百年外故其言危苦險絕略無時習態氣質奇古踔厲自將嘗曰山蒼然一形水泠然一色大抵以簡潔爲主韓退之評其文謂以所能鳴者余謂唐之古文自結始至愈而後大成也

放生池碑

顏太師以書自娛平生意好惟此不替晚年嘗載石以行礮而藏之遇事以書隨所在留其所鐫石監視而考之自公之沒名德雖在人然世豈盡知惟書于石者人得見之故今獨以書名于世或謂公以書傳流俗間至野人田老皆得名之甚至與書藝人竝傳

王密碑

太師於書天得也嘗學折釵股謂得古人書法隱處余見此碑特盡之矣故爲世絕藝觀太師名德偉然爲天下第一忠義之發本于天性令人不得盡知惟書法入石流傳于後故世無賢不肖皆得知之蓋以公爲善書人也今書藝所學皆深墨重筆如指畫木印狀皆謂能



學公之書矣昔夫子能拓關而不以力聞蓋以慎其所習也公於書自喜常患後世不傳則其陷流俗中亦自取其累也

### 摹畫贊

東方曼倩畫贊昔魯公守平原時爲書今其石刻剝後世復爲摹搨以傳然魯公所書其神明煥發正在筆畫外若卷朱墨而印于石者此待詔書爾果有道耶公之書幸今猶有存者更數十百年後石破字缺人間所得皆其傳摹見者必唾而笑之其書不足傳也

### 新驛記

新驛記唐祕書少監李陽冰書陽冰在唐以篆學名世自秦相李斯後號能書者不得伯仲間見也今世壯碑巨碣尙多有之其詣絕處更無蹊轍可索碑陰有頌謂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得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昔歐陽文忠公嘗疑唐相賈耽爲之蓋耽喜陽冰書嘗爲序其說文字原耽後又爲滑州刺史其爲刻此或可信也余考其言蓋舒元輿所爲玉筋篆志謂斯去千載冰復去矣誰能得也當盡於斯嗚呼主人則與今碑陰或異蓋後人因其文時有改定以合此記不足怪也雖然陽冰篆字其甚工處不盡於此而刻元輿頌者獨見此碑爾元輿又謂陽冰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



於秦斯信矣則亦屢進而不止也

### 李陽冰篆千字

陽冰於書授法張旭世疑長史遊於顛冥之地所以離遁繩墨而自放者也豈有蹟可求哉觀陽冰此帖得書法三昧雖規合槩應不遁方圓至其神明合離殆無蹊徑可蹈而循固知與長史異者形蹟之間也書家以法相授其律甚嚴非心融神會未嘗以付始求于法不參流動如羚羊掛角更無聲蹟逮其游于法之外斯可語成法矣

### 琴銘

唐李祕監琴銘十字特奇古李陽冰小篆惟見于此琴

在太常昔陳儀爲協律郎嘗出以示客余因摹其書今琴入禁中故世以其書貴也沈存中書曰南溟島上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斲爲此琴且謂琴材欲輕鬆脆滑木堅如石可以製琴所未諭也觀此是括未嘗見琴其銘亦不盡見也今銘曰以爲臨岳等此豈爲琴材者耶或曰琴之臨岳何据曰昔孫綽云回風臨岳刈飾流離成公綏亦曰臨岳則齊州之丹林顏黃門曰琴首夔絃者名臨岳琴必以堅木藉絃欲其不刻入也世人旣不見琴而銘又少得傳括以其書行於世則余不得不辯

### 徐浩寶林寺詩



李邦彥出會稽寶林寺詩黃庭堅書其後曰法士多瓌

能奴來反乃是僧爲鼈爾孤岫龜形在謂山有穴而特不

可謂山余評曰此詩未有工處特以書貴季海書名唐

世而此石乃公平生書不得不尙如高閣無恢音哀音乃

詩人會意誤處黃子抉而警之是一快事謂瓌能孤岫

不害于詩黃子求人已細張子曰因進非哀表賢選能

奴來切憑相觀禳祈禳攘災古人已如此音況能有所合

謂之能自有据耶余正曰山有穴岫不必謂如神漢凡

山有竅穿可見者皆是故謝康樂言牕間列遠岫立暉

言雲表吳岫徹杜甫言自多窮岫兩韓愈言點點露數

岫豈盡失也若白居易言岫合雲初吐則不可謂山聳

而出者世人多託人見聞以爲己是黃子說嘗勝人亦

未深孝余不得不辯政和元年四月十三日

###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爾其

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

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

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蘭亭敘樂毅論便知逸少

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勒以傳不能盡得當時

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輩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

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昔蔡邕受法於神人傳

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



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逮于張旭其書分故  
蔡有鄰法爲篆惟顏清臣徐季海守舊法而眞行盡合  
于古之作者至韋玩崔邈授其法而絕矣孝其源流正  
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積學不及古人而授  
受又無傳嗣宜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令  
狐綯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備而尤妙他石知其法  
度所從來遠矣

徐浩題經

題經楷法最密殆於樂毅論得其結字妙處至形密執  
疎字細畫短故當在伯仲間然方而有規圓而藏矩未  
嘗利角耀鋒構成觚稜正如大匠掄材斲木就器繩墨  
旣陳潛刃其間求礪削之蹟殆不可見況痕瑕節目可  
得而求之耶季海于此可以忘情筆墨矣顧法度存者  
世知什一豈論三四哉

懷素七帖

書法相傳至張顛後則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於草  
故魯公謂以狂繼顛正以師承源流而論之也然旭於  
草字則度絕繩墨懷素則謹於法度要之二人皆造其  
極斯可以語善學矣昔魯男子以其不可學柳下惠之  
可素于張旭吾知出此

懷素別本帖

李丕緒舊藏懷素別本有六帖筆力險絕而法度盡應



比他書若異蓋古人於用筆時一法不立故衆技隨至而於見空時得無字相此其不落世檢而天度自全也世人方將捉三寸柔豪籍之緹油心量形象而暗度遠近疏密隨步武之後躡其遺塵豈復有全書者耶鄔融嘗問素胡不學雨雷痕良久而省又問撥鐙法如何曰如人竝乘鐙不相犯剡鋒事密射如何曰不可言也觀其書知此法從來久矣

懷素洪州詩

懷素似不許右軍得名太過謂漢家聚兵楚無人也其與阮籍言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氣亦略等矣觀李廣射石秦人扑虎皆在氣全未分時使心一改而氣已移雖有勇決剛果何施於用耶懷素氣成乎技者也直視無前而能坐收成功天下至莫與爭勝其氣蓋一世久矣故能致一而終身不衰也

北亭草筆

懷素於書自言得筆法三昧觀唐人評書謂不減張旭素雖馳騁繩墨外而回旋進退莫不中節旭則更無蹊轍可擬超忽變滅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以此異爾今其書自謂真出鍾草出張真字不見于世惟草獨傳當其手筆調和時忘神定氣徐起而視所鄉無前故能迴出唐諸子右奄薄劉宋齊隋而兼有之其體製該備顧後世不能加也北亭所書適當其逐鴻濛而問太



虛時矣至其會處乃假浪岷山放乎江之津也

高閒千字

閒之書不多存於世其學出張顛在唐得名甚顯韓退之嘗謂張旭喜怒憂悲必於書發之故能變化若鬼神旭之書其初豈能無是哉其進於知者日益遠矣指與物化而心稽者喪矣縱橫振發超忽滅沒忽乎出于前者若雨雪霜雹雷轟電激方其時豈復知喜怒憂悲而求以發之耶觀閒書者知隨步置履於旭之境矣彼投蹟無差者豈復循已棄之轍蹟而求致之哉正善學旭者也

遺教經

歐陽永叔以此爲唐寫經手黃魯直謂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今世不知樂毅論已遭火而別本爲薛崇徹所藏亡于五溪其搨本皆摹畫善者則亦與寫經手何異但此書疏肥令密密瘦令疏自得古人書意其爲名輩所推良有以也昔張翼代羲之草奏幾乎亂真褚遂良臨寫右軍亦爲高妙但恨乏自然後人不見逸少蹟若碑刻所傳已多假僞則臨搨善工自足惑世矣嘗得佛戒經其碑乃比丘道秀書與此經一體率化衆緣其崇鑄刻則知爲道秀所書但世不傳爾道秀德宗時人其書當建中三年壬戌蓋永叔魯直不見碑陰故所評如此



鑄鼎原銘

虢州刺史王顏撰華州刺史袁滂籀書其作銘在貞元十一年九月至十七年韋諷復書識其後以籀爲篆蓋古者均謂之篆至秦既分殆以史籀所書爲籀不足異也其曰得玉石佩於原上地深四尺得獲之黃帝去今六千四百三十年謂此上升時小臣遺墜物也此則怪矣然原上非人迹所至佩藏土下當時不得不異其說以黃帝爲六千年者緯書也三皇遠矣後世推孝不得其序史記雖斷自黃帝然歲月尤謬誤而緯書之說又皆臆決安可信哉但言者欲引以自神則增多奇怪亦其常也

陰真人詩

酆都宮陰真人祠刻詩三章唐貞元中刺史李貽孫書元豐四年轉運判官許安世卽祠下盡閱其石謂此三詩真陰氏作如還丹等皆後人託之乃屬知夔州吳師孟書旣成送觀中於是盡破礪其餘石故今世不得傳余嘗得舊石本然獨存此也真人名長生新野陰氏本儒生有才貌善著書其學類左元放嘗授太清神丹故世傳其丹經贊文甚古雅亦異東漢時人不知嘗爲此詩也此詩雖然與漢異不知安世何据而知余益知前所毀棄未必皆非長生所述葛洪曰長生服金液半齊其止世間幾千年然後仙去殆古強所謂洪亦不省也



李翱題名

李子揚出貞元某年李文公題名唐之進士科目蓋自  
韋肇始而兩京初未聞今孝文公所書知府送皆有會  
集書於慈恩石楹蓋當時等甲進士便與科名等故世  
尤貴重觀韋貫之集有啟獻韓貞公乞免知進士舉當  
時貞公欲以解頭目送文公謂頭須用合及等人恐不  
可令舉子作解頭取及第由是乃得以李翱爲第一張  
仲素次之蓋自十人解送而九人入等時以爲盛卽此  
題名是也子揚世系蓋習之胄緒宜其保此

桐柏廟碑

唐元稹修桐柏廟碑昔歐陽永叔謂刻銘於碑謂之碑  
銘後世伐石刻文旣非因柱已不宜謂之碑則稹書此  
爲碑過矣古者廟中庭謂之碑故以碑爲節然獨不可  
以石刻文遂謂之碑嘗見伏滔功德銘曰堯碑禹碣歷  
古不昧范雲亦謂嘗見異書堯碑禹碣皆爲籀文在崆  
峒山中此果足信哉余謂稹爲此碑亦因是爲据

撫州六詠

陳公遠得戴容州臨川六詠筆畫疏瘦婉麗勁疾不在  
唐諸子下然世不以能書名也蓋叔倫自以詞學著聞  
世少見其書宜其不爲人知其後識曰龍沙或疑叔倫  
燕人者今孝新舊書皆曰豫章或曰其先蓋幽都又戴  
自宋出無相及也豫章記言章江東岸沙碛如臥龍狀



故叔倫詩曰鄰里龍沙北以沙岸如龍故云

絳守居園池記

文章之奇至矣作者既眾人爭務以工自見時出所長  
曩耀震發則其勢必至恢詭譎怪而後已金玉犀象人  
之所寶榷楠豫章人之所材至于大宇之下常珍滿目  
故非奇玩怪產不足以發異觀於是海中腐石以出珊  
瑚溝中斷木以供犧尊唐之文敝極矣而後有韓退之  
振起衰陋故皇甫湜李翱張籍輩相附而出蓋亦求海  
中之石溝中之木者也嗚呼能不隨人後以自樹立宜  
昌黎公之文獨臻其至耶

園池記別本

園池記文既怪險人患難知蓋紹述亦釋於後自昔不  
知故世不得考之崇寧三年余至絳州乃剔刮刷洗於

其後刻回漣亭名香亭名薪亭名槐亭名望月亭名柏亭名鵬亭名白鵬亭名鷺

白鷺亭名白濱亭名雅亭名薛姓文安裴姓聞喜人與雅軌梁姓為

蒼塘亭名風亭名鼇亭名如此而後可以識也嘗聞八代文敝

至唐極矣以文皇之英釀房杜之才賢不能革此豈習

俗已久非改心易慮盡去舊染不能扶而正也其留于

今者碑刻書疏讀之令人羞汗浮淺如俳優諛語鄙俗

如村野訟謀無所拔者也當時如韓退之毅然以古學

為諸儒倡然其得意而人非笑之者不勝眾也蓋流俗

所移非能自立者其能終不廢耶紹述之知不顧世俗



者其言雖怪要不置木立塗望洋而鄉若者也

陰符經序

柳誠縣書至此極矣然人之好尚亦難齊矣李西臺愛

柳尊師志歐陽公愛高重一作唐碑惟君謨獨喜此序謂

善藏筆鋒自是書家所共恐不能盡其妙處觀其平時  
論曰尖如錐捺如鑿不得出只得卻文宗問之曰凡縛  
筆頭極緊一毛出卽不堪用然藏鋒在得筆意非極工  
於筆亦不能也宜公權戒此

金剛經

誠縣以書聞四方史謂當時中外大臣家書碑刻銘不  
煩手筆者子孫以爲孝敬不足故昔時高麗百濟入貢  
齎貨貝以購書名之重後世莫及然此經本書於西明  
寺後亦屢改矣經石幸存不墜兵火柳玘謂備有鍾王  
歐虞褚陸之體今考其書誠爲絕藝尤可貴也

武昌詩

李衛公武昌詩其間謂牛羊具特俎則指牛僧孺楊嗣  
復歎夫朋黨之怨至於如此雖一話言間且不能忘必  
求詆訾以逞其憾安得公天下而無私好憎之心哉德  
裕學優而材勝其操術近正但稍忿少容以及於禍昔  
牛崇爲隴西主簿羊喜爲郡功曹馬文淵爲太守涼州  
云三特備具德裕嘗編牛羊日麻皆取於此

衡州門記



衡州記唐太中四年李侗爲刺史因治郡署立通門刻石記其封域所本不見書撰人名蓋侗所爲也其言衡陽當五嶺門考于書蓋古文嶺字爲領五領皆在今廣南以衡岳爲五嶺門昔鄧德明作南康記其五嶺甚辨然皆謂在南康則非也裴潛記以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爲五嶺今考於古可信然二子之論雖異獨無以衡陽爲五嶺者或侗自有据而衡山又有五嶺不可知也

趙璘登科記

秦始晦藏趙璘登科記書本唐人蓋筆畫工力殆出遺教經而稍爲出入繩墨不拘律度內顧後世書名者未

能伯仲間見首末盡亡蓋自開元二十三年至貞元九年其間亦又有缺剝不可倫序或遺去十年或少三四年在姓名中又泯滅過半此書旣久其存宜若是以趙參所紀姓名則又有異者此不能盡考也昔鄭顥當知太中十年舉宣宗索登科記顥表曰自武德以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傳姓名皆是私家記錄尋委當行祠部外郎趙璘采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今所存纔六卷而亡者十七八矣雖然猶幸以書字著顯而世存之故今得有傳也余嘗訪今藏書家并官書所籍殆無璘所撰登科人目則此書尤可貴也因錄而藏之并以舊記相參成十卷以傳



于範書

于範書險瘦自有體裁唐人書大抵有法而於文則或不工末者勝也範書自序感戀增懷皆書詞所避咸通間唐制不行於天下久矣後生不習典禮可以增歎也梁制箋書有增懷語者不得荅書荅中彼此感思乖錯者州望須刺大中正處入清議終身不得仕唐紅亭記立制凡稱感者徒二年其法至重梁制至唐雖未必盡用然陸贄所定行于貞元不應咸通間盡廢知當時唐之制度不能行于四方也

唐經生字

書法要得自然其於規矩權衡各有成法不可遁也至于駿發陵厲自取氣決則縱釋法度隨機制宜不守一定若一切束于法者非書也世稱王逸少爲書祖觀其遺文可以得之每爲一畫則三過筆至波執則偃筆從字有同處矧爲別體若其垂露懸針礎石釵股諸體備有至于神明煥發絕塵掣影則不謀自合此其貴也後世論書法太嚴尊逸少太過如謂黃庭清濁字三點爲執上勁側中偃下潛挫而趨鋒樂毅論燕字謂之聯飛左揭右入告誓文客字一飛三動上則左豎右揭如此類者豈復有書耶又謂一合用二兼三解極四平分如此論書正可謂唐經生等所爲字若盡求於此雖逸少未必能合也今人作字旣無法而論書之法又常過是



亦未嘗求于古也

整屋尉題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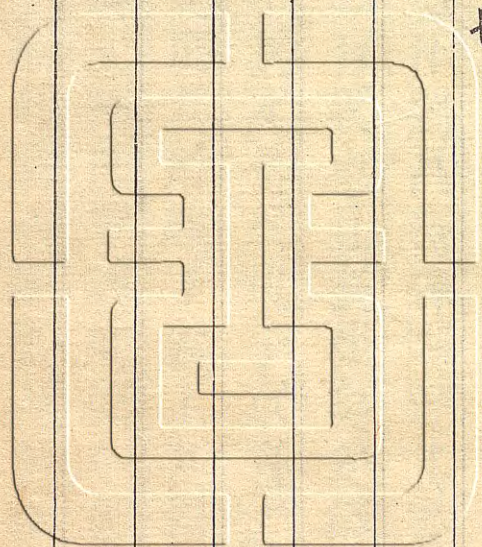
唐都關中整屋在畿內為望至重而尉尤為要任自進士第一與賢科中選人得補然以題名孝之皆自此入翰林充學士者接武不者猶為真御史世傳縣吏視口尉到而輒論其官壽所劇未嘗差蓋閱人多者自有据依惟貴人多故知者尤審也水曲曰整山曲曰屋其取名者如是

津陽亭詩

司馬懿征朱然於樊城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元嘉二十五年改開陽門為津陽然則漢以洛陽宮為名而南朝效之若蟠之言津陽即本漢之東郡

鄭蟠津陽亭詩其敘津陽門有亭舊矣疑唐亦有之但不若漢時備也東漢天子都洛其制度盛麗故典儀書

洛陽二十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津陽為城門則有亭宜也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廣川書跋卷第八終

廣川書跋卷第九

槐廬叢書

宋 廣川董道 著

吳縣朱記榮校訂

劉統軍碑

余讀韓愈作劉昌裔碑竊疑其書謂既葬將反柩于京師知其必有誤也且既葬矣安得而反柩哉因求其碑偶存爲孝其文是反柩于京書之所傳其譌若此豈不使後世疑耶其餘雖于義不甚相妨然因其譌誤可以復證也碑云陳許軍節度使今書本無軍字反柩于京碑無師字不可以誣碑無以字有太史之狀有太常之狀而無下有字蘇民戰敵碑爲軋敵陳力應變碑爲陳方僕射已都碑作以都書曰菑害碑作熯害以文孝次



知書本爲誤乃知碑刻之傳於當時者不可誣也後世  
按讐不得原本因誤就譌不究其意隨已所見致文字  
錯亂以疑後學可勝歎哉

又劉統軍別本

元祐七年余爲李平叔書劉統軍碑後明年贊皇李叔  
憲復得此碑屬余考其歲月將有釋於後也按新唐書  
劉昌裔始說邊將不售去入蜀楊惠琳亂說之順命拜  
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死客河朔間曲環方攻濮  
州表爲判官爲環檄李納剴曉大義環上其藁德宗嘉  
之或謂永貞元年十一月夏州節度留後楊惠琳反明  
年六月伏誅則不得順命爲瀘州刺史建中三年曲環

爲邠隴節度其後改陳許則不與李納同時其序錯亂  
不可以据今孝于碑楊琳爲橫巴蜀靡凋公由游寄單  
船往諭招琳後來降公不有功德宗之始爲曲環起則  
昌裔先在河北外論事不得用則入蜀說楊子琳得佐  
瀘州子琳死始從曲環新舊書唐歷書永泰二年崔旰  
攻劔南節度使郭英乂邛州柏茂林瀘州楊子琳劔南  
李昌夔起兵討旰大歷二年杜鴻漸節度西川表子琳  
瀘州刺史當其時昌裔實佐其州事則自當爲楊子琳  
但爲楊琳舊書因之故不得以相亂新書以爲惠琳又  
以其在夏州時故謂李納僭逆歲月皆誤至謂攻濮州  
蓋陳許節度李光顏其謂曲環誤也新書建中二年平



盧節度李正已卒子納自稱留後貞元八年納卒舊書  
李納之爲留後在大曆十一年其卒當貞元十五年以  
實錄考之舊書是也舊書建中二年李洎棄其師口李  
師道以州來降十一月宣武節度劉洽與神策將曲環  
大破李納之衆於徐州又曰李納擁兵侵迫徐州令曲  
環與劉立佐同救建中三年李希烈侵汴州環大破希  
烈軍于陳州城下擒其驍將翟暉以功加兼陳州希烈  
平環兼許州貞元十五年環卒上官況代之況卒軍中  
推昌裔遂代節度碑謂新帥不牢勳將逋則吳少誠  
薄城況欲遁去皆於碑可以考之後世不求其事惟史  
所錄据以爲信則安得無誤歐陽公嘗以碑考史書謬  
誤若此之類是也

田弘正家廟碑

唐文敞至韓愈始變而知所守後世學退之者惟歐陽  
永叔獨探其源余考田弘正碑蓋其傑然自出拔乎千  
百歲之上者永叔嘗得此碑以按集中誤字三處曰銜  
訓事嗣考其所出雜比成章錯綜而不亂信其有得於  
此又曰降以命書奉我王明必以集爲誤者余則不得  
信於此也以降命書不得如集所傳天明施于君爲不  
類不若王明之切當而有据也今碑爲非是則不可謂  
天明以降爲工於集所著而傳則不可碑雖既定其辭  
而後著之石此不容誤謬然古人於文章磨鍊竄易或



終其身而不已可以集傳盡爲非耶觀其文當孝其詞  
義當不然後擇其工於此者從之則不得欺矣今天下  
知文公者莫如文忠公文忠謂是人不敢異其說况碑  
爲當世所書人豈可盡告而使知耶今人得唐人遺藁  
與刻石異處甚衆又其集中有一作某又作某者皆其  
後竄改之也嗚呼知退之者益少今惟文忠爲得其要  
其說猶然其下一等又可知矣

徐偃王碑

徐偃王碑昌黎韓愈撰徐放書碑故在集中以其文相  
按不失蓋碑近而傳者衆故得不誤愈於此碑序事淹  
該華實不似黃陵等碑錯雜無序駸駸上薄漢周不造

其極則不止魏晉宋齊糠粃殆盡略無餘習可謂至矣  
昔人嘗謂公於文渾然一出於已不蹈藉前人橫驚直  
肆恢奇衍溢今孝其言曰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  
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因號其山爲徐山此  
卽范曄漢書全用其語偃西王母事盡錄穆天子傳朱  
弓赤矢采祥瑞志然則愈於文蓋亦未嘗不用前人語  
但使人不覺如已出也其曰故制樸角昔人嘗改爲桷  
淮南子曰堯樸角不斲素題不斲愈於書無不用也

平淮西碑

唐平淮西碑翰林學士段文昌撰安定李元直官朔方  
得於定盦余感而歎曰明姬子奢莫之媒也嬖母力父



是之喜也昔韓愈受詔爲文開鑿渾元索功玄宰益精  
金百汰愈鍊愈堅其植根深其藏本固發越乎外其華  
燁然不可掩已自漢以後無此作也帝子不慧過量其  
夫且嬌姘之苟以大功尸於私室夸耀寵靈要求命數  
惟意私之則破其碑以什於道時君世宰暗愚自將則  
受以改命文昌庸伍安知爲文氣質衰陋無復經緯雖  
組織求麗而綱領失据正如江左俗學以麗偶自矜借  
使一時女子無知朝廷之間君臣論議又出一女子下  
耶借使在朝無人庸鄙暗劣文昌其可承詔爲此哉昔  
李商隱讀愈平淮西碑謂如元氣正賴陶化庶類而當  
時不容況一日得行其道吾知其不得存矣或謂不敘  
愬功孝其言用夜半至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  
屬士卒豈嘗泯沒無傳顧愈以裴度決勝廟算請身任  
之帝黜羣議決用不疑此其所取遠矣劉禹錫知名于  
時嘗息愈出其右貞元長慶間禹錫隨後以進故爲說  
每務詆訾且謂文昌此碑自成一家其自快私意如此  
又謂柳宗元言愈作此碑如時習小生作帽子頭以紉  
綴其文且不若仰父俛子以此爲上下之分宗元嘗推  
愈過揚雄不宜有此語皆禹錫妄也

### 羅池廟碑

文公敘羅池事亦旣異矣夫鬼神茫昧幽眇不可致詰  
聖人闕而不言惟知道者深觀其隱自理得之然不以



示人恐學者惑也昔般人尙祭祀事死以生其敝小人以鬼則立教御俗可不慎耶嘗觀文公守儒道甚嚴以世教爲已任其論武陵謝自然事勇決果斷不惑于世可謂能守道者至羅池神則究極細瑣惟恐不盡豈亦敝於好奇而不能自已耶

爲李文叔書羅池碑

羅池之文至矣來者不能加也其以子厚正直爲神謨矣昔歐陽文忠學文公而知至者嘗評田弘正碑銜訓嗣事爲譌必曰事嗣則語參錯而雜比故能起而振也余讀此碑至牛繫輓下引颿上檣益知簡鍊差擇其精至此信天下之奇作然永叔謂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疑碑之誤此最退之用工處不知何故反於此疑之考銜訓事嗣退之便是一體得於彼而失於此蓋亦不思也

爲陳中王書羅池碑

佛經言人之生死變化出入六道中蓋上修則天神果下墜則阿修羅果然天中極樂修羅極苦以樂苦相求者皆有盡極惟修泥洹果者然後出此柳子厚浮躁進搏得臯其時以忿恚憤怨死若在正法中墜修羅界宜也今西方諸國尙神爲俗各有名號以祈福祥惟女國正名爲阿修羅蓋西域以神人爲修羅其自有名者以其所顯者得名號稱之正如羅池之類是也愈不讀佛



書不知其果如是方且敘其怪變謂聰明正直也

### 黃陵廟碑

黃陵碑世以其書爲重石久缺剝字滅幾半矣近人以  
其完本售至數萬謂傳師此書特謹重有法不與他石  
竝也歐陽永叔嘗得其碑謂降小君爲夫人据碑爲定  
其餘猶有可證於書者今考於禮如夫人之爲小君自  
不失正豈書猶可疑也又若陟方等語大不合於書矣  
退之於文嚴整密緻故語妙天下余於黃陵碑疑之詞  
不整比而辨事謬誤不知何爲至是其謂張愉曰且使  
後世知有子名加此于人其誰受之耶穆宗詔曰張愉  
學古人仕甚修飾河西有政聲次於李諒則愉之名不  
待愈而後世知之矣

### 又黃陵廟碑

博士王持國得韓愈撰黃陵廟碑甚完其字無譌軸而  
藏之屬余書其後余謂黃陵文見昌黎集人皆可得惟  
碑以沈傳師書爲貴仄則字剝缺不可讀故其完本難  
得余嘗考昌黎之文閱深浩博不與世人同機軸卓然  
自成一家獨於此碑雜碎無統紀文氣亦不純而格韻  
不類蓋其辨湘君已失故其言亦自畔不得經意湘君  
卽舜妃夫人爲女英以楚詞可得知之古者天子建后  
其以娣姒從者雖皆同姓自當爲夫人此禮也郭璞疑  
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夫人愈謂有小君故正得稱君



夫所謂君卽小君也后夫人配君故天子國人稱之謂君則后謂小君降天子也舜不立正妃二女以長幼爲序不言后豈后之下復爲小君以稱此非禮也惟諸侯之妃天子封之曰夫人故國亦以小君稱之對諸侯以自稱於國也書稱舜曰五十陟方乃死禮曰天子登遐釋詁曰躋假格陟躋登升也則登遐升遐同文舜爲陟方自是南巡狩凡行必謂陟蓋往而升也不謂地有高下而陟降異詞周公稱成湯曰禮陟配天自是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不宜遂以爲陟而死也今曰陟文句爲盡而謂方乃死者此不成語愈書誤以竹書雖以陟爲升謂升遐也不得於此取之觀愈於此碑時用工深故博考而詳取蓋求之太過牽強取合固宜忘失本意

### 李干墓誌

唐太學博士李干誌河南李仲微得其碑以傳然其文自見昌黎集中惟碑少見故仲微貴之其書李翱亦可感也志曰字子漸集無此又以柳賁爲泌與集本異者唐憲宗紀自作柳泌知李道古誌與此皆誤此誌甚臯干以丹砂受賁之術以死且以爲世戒也又敘歸登食水銀火射竅節以出李虛中服硫黃致疽發於背李遜且死始知藥誤孟簡自以得不死藥二年卒盧垣溺出血肉李道古亦以柳泌藥死海上觀其說者自令聳懼震恐可終身守之且世亦知尊生矣其壽宜不死卒以



得死雖甚暗庸不此爲也或傳退之晚歲頗嗜硫黃卒  
以此死白居易曰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居易言可  
信也立論以戒世求世必信公乃自蹈於此何哉余意  
以氣血既耗不得如向之時方幸扶衰救疾以冀朝夕  
近功不知其患已如干也可以一歎哉

### 孔戮志

孔戮誌稱戮平生節操有古人風使作者無愧詞亦使  
人知以銘誌爲貴也攷廣德王碑其敘亦備矣當戮爲  
華州刺史奏江淮進海味道路擾人憲宗以其言忠詔  
除嶺南節度其治見於嶺表者韓愈盡道之獨不及華  
州事則誌不得而具者其序當然也嘗見隋煬帝時責  
貢四方而海錯出尤盡當時如鱓魚蝦子含肚鱸魚乾  
膾密擁劔桂蠹鯉腴動輒千品勞人殄物至江淮絕魚  
雖欲不亡其可得耶或曰使得其臣如戮輩在左右當  
無此患是不然諫幸江都如任建宗卽日朝堂探鳥果切  
殺之矣然則人臣進諫亦會逢其時爾非憲宗之明其  
說果得行乎

### 處州孔子廟碑

處州夫子廟碑唐咸通四年刺史王通古重立以傳孝  
之李繁作學官處州當元和二年至僖宗而碑已廢後  
世以昌黎公文可傳故又刻石于學使世存之昔歐陽  
文忠公謂隋唐之際天下州縣學皆廢且文公見官爲



立祠州縣莫不祭之則以夫子之尊由此其盛嗚呼禮之廢久矣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周之制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禮曰始立學者既爨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夫釋奠有樂釋菜無樂鄭康成謂釋菜於詩書禮樂之官釋奠於先聖魯之錫成王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安得祭于學哉然則先聖祀孔子可也當三代盛時夔伯夷世爲先聖祀於諸國必有合也至漢始以孔子祭於學天子親祀自晉成帝至唐武德定著于令其禮稍重范甯請用王者儀而范宣之議當其釋奠用帝王禮樂然謂釋奠幸存不以四時爲祭今又無樂文忠公据後世苟簡便謂禮有不足則誤矣昔貞觀中始以孔子爲先聖永徽定令復以周公爲先聖黜孔子爲先師然文公遽以句龍棄得常祀無如夫子盛文忠謂孔子後天下皆以爲先聖豈亦不知考於古耶開元詔曰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自今後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者衮冕之服衣之制詔丞相冊封文宣王於是列戟而以門人配焉其曰南面用王者事巍然以門人爲配豈古實行之嘗怪二公於此不知考古使後世疑之此可歎也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廣川書跋卷第九終

廣川書跋卷第十

槐廬叢書

宋 廣川董道 著

吳縣朱記榮校訂

同光四年宣

中書謂之草樞密院  
謂之底三司謂之宣

昨以鄴都叛亂須議濟師相次憂委嗣源同謀翦滅不  
意忽因深夜寨內驚騷遽至紛紜權罷征討其城下一  
行大軍除鄴都側近分屯守把外李紹榮竝部領且歸  
闕下見別舉王師攻取次兼李嗣源李紹貞等為緣軍  
亂自負憂疑不欲回赴闕庭又未盡聞行止恐是卻歸  
鎮府排齮軍都向背未知隄防宜設竊知恐有潰散兵  
士逃背軍都結構兇徒奔突城鎮右奉聖旨令諸處更  
切誠嚴師旅管內遍切指揮各令守把城池安存戶口



常加警備勿失機宜仍須不佳差人探候每事機飛狀  
申奏付晉州準此同光四年三月十七日宣樞密使李  
樞密使張天子降書命於下有策書制書詔書誠書策  
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此命諸侯王三公制書其文曰  
制詔三公赦命令是也詔書詔告也有三品其文一曰  
告某官某如故事二曰省奏事三曰羣臣有所表答也  
已奏如是奏是也誠言誠敕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  
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爲誠敕自唐以樞密院領兵事  
始以宣自別于命余嘗得梁宣底孝之知其制自唐末  
至五代而行之當貞明時李振爲樞密使凡宣傳上旨  
以行于外而錄于其院則謂之宣底而後樞密院以其

與敕異事故以其詔命謂之宣其制于事後具月日臣  
某宣晉改樞密承宣以就其制今孝其同光四年三月  
宣其書蓋與梁同制也河南石溫叟得後唐同光四年  
三月宣余因孝之貞明宣底見五代之制蓋自唐末相  
承如此梁以李振爲樞密使其宣上旨以行於外而錄  
其事藏之故中書省以敕樞密院以宣各有制度其宣  
則於事後具年月日宣如唐告宣奉行而石氏所藏樞  
密院具姓此制則唐所行宣而錄其底以藏與梁宣底  
同也昔宋次道論繫月日姓名者乃所以爲底今樞密  
尙用之皆作卷軸連藏而同光宣以御前寶璽印出蓋  
其所行以出者與其留底皆用寶也雖其一時搶攘蓋



有司存焉不容其制相亂當唐莊宗遣李嗣源以取魏州謀議出此其至竄亡可坐計也方且召李紹榮還闕而恐嗣貞走鎮天之所誘悖謬其心此宣可以資後世一笑當其以兵武擅天下謀畫計決應於事機不可謂暗於前計滅梁纔三歲爾當皇甫暉以效節軍協制在禮陷鄴都初命李紹榮討之邢州亂又以李嗣貞將而討其州將趙太紹榮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牽於孽后不能決方其時明宗以疑自嫌不能釋於猜攜乃授以師徒余竊怪其取禍以逞求自速也方軍變於魏時而紹榮猶守城南紹貞乃辟西北隅明宗託僞還鎮州紹貞勸帝以兵南下莊宗死汜水而此宣方進紹榮明宗

果欲歸鎮豈不知紹貞幸禍以激變而求其自託於嫌在禮反於魏軍以苟引壞詔劉氏謂小事可趣紹榮指揮此可爲長太息也始莊宗與梁軍相持會賀正入附遂得魏而梁由此亡及得天下以王正言守之此不幾于以天下爲戲哉其籌畫算計皆不足論其措置施設所以成其亂者可以爲後世戒以見五代之亂非天不悔禍蓋人謀召患雖天心之仁不能拯而救也其稱樞密使卽張居翰李紹宏也其言紹榮元行欽也紹貞者翟彥威也皆唐之賜姓號養子莊宗所仗以成功者也

李後主蚌帖

江南當五代後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禮有尙於



時故能持國完聚一方豈徒然哉觀此帖下屬州責蚌

醬猶有古義知以宗廟為重恐滋味醬玉篇昨醬而瑛

切味其下惶遽供命不敢寧固知禮有貴於行事者也

漢律會稽歲獻鮪巨乙醬二升以說文求之鮪為蚌知

李國主集賢院書

江左書兩等紙用澄心堂所作穀皮細鈔其上本入中  
隱堂備親覽者為御府書其下入文館以廣圖籍書有  
楷法而字頗狡讐今散落人間往往收藏為嘉玩其書  
有楷口等亦與供進者絕異晉有中祕書而又有外庫  
悉異紙札故虞預言祕府中有布紙三萬餘不任寫御  
書而無所給請四百枚付著作書史寫起居注然則書  
紙有等自昔然也

為張潛夫書官法帖

觀書似相家觀人得其心而後形色氣骨可得而知也  
古人大妙處不在結構形體在未有形體之先其見於  
書者託也若求於方直橫斜點注折旋盡合於古者此  
正法之迹爾安知其所以法哉淳化中詔以祕閣所藏  
書入石又以翰林待詔王著摹字求其書法之外各有  
異處殆不可得至于行筆利鈍結字疏密時可見之然  
決磔鉤剔更無前人意皆著之書也其後得祕閣墨書  
按其字畫皆硬黃摹書至有墨色煙落或以重墨添暈



當著奉詔時其所摹搨皆略放其大體而私以筆畫成之宜其用筆略無古人遺意不足異也觀王洽書逸少謂不減己落簡揮毫有郢匠成風之執王珉書獻之謂騎驢駸駸欲度驂騑前今視官帖二人書畫雅有相類而洽更自劣弱珉書則與子敬更不可辨皆硬黃偽誤少真而摹傳者遂成一體也今人不知其故憑石本便評定書畫至于放言立論更無疑處此與觀景而論形神以爲某勝某劣何以異哉

爲方子正書官帖

世疑官本法帖多弔卷問疾蓋平時非問疾弔喪不許尺牘通問故其書悉然余求之故不當爾也唐貞觀嘗

購書四方矣一時所得盡入祕府張芝鍾繇張昶王羲之父子書至四百卷漢魏晉宋齊梁雜蹟又三百卷惟喪疾等疏比之凶服器不及入宮故人間所得者皆官庫不受者也唐世兵火亦屢更書畫湮滅不能存其一二逮淳化中詔下搜訪已無唐府所藏者矣其幸而集者皆唐所遺于民庶者故大抵皆弔問書也

石曼卿書

世以曼卿跡弛不羈故其乘一時豪氣所感豈提鉛懷槧者所能模放耶觀其論天下事無不公當後數十年其言益信可用精思者不能過也潞子城有曼卿所書蓋寶元七月是時朝廷始以曼卿所上民兵爲可行故



得與吳遵路同籍河東兵至此迨今六十五年本道再  
置使按民兵其說正當時所議而西河師中適爲上黨  
尉初得其書摹石此豈亦有數耶

書錦堂記

運筆柔則無芒角執手寬則多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  
點掣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執橫畫疏則字形慢拘則  
乏執放或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萃  
畢衮切萃薈草叢生也鈍書病如此其衆惟積學漸成者當求擺  
脫入究竟三昧此宜有墨池筆塚終身于是然書法須  
得天然至功力亦不可棄王僧虔曰宋文帝書自謂不  
減王子敬時議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便知力學所至

不可廢也蔡君謨抄得古人書法其書畫錦堂每字作  
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百  
衲本故宜勝人也

書萊公事後

李化光書王世弼事其言萊公主陰官若王者居巍然  
正坐侍列至衆曰此王也命弼拜旣寤稍露其語故化  
光得書或問秀師曰此脩羅地也佛法修羅下人天一  
等或疑公之正節直行當入天神今乃在修羅何耶廣  
川董某曰予謂主陰官者爲生大海心而下劣者耶亦  
將謂鬼趣所攝而從卵生者耶若公之蹈難不顧死以  
忠力再造王室此與執持世界力同無畏蓋與帝釋梵



王居者不知公在天趣矣子無疑其如在離溝下竈泆陽倍鮭沈水海口以恐懼驚動疑俗求敗鼓喪豚者爲公之靈響耶

顏泉記

余見李勝作顏泉記昔文姜事姑則異一日泉發其居遂廟食於此或曰昔李陽冰嘗尉淄川刻碑廟中今所書蓋據李監說余往來求陽冰記不得其後得破石僅尺蓋爲礎或視之書字可讀按其說文姜姓顏餘與今廟中刻石所記無異嘗見唐李尤作集異記書文姜事姑以孝謹樵采之外汲山泉以供飲一旦組籠之下湧泉清冷可愛時謂顏娘泉李尤所記後世據之按顧野

王輿地志謂顏文妻也事姑感得靈泉生於室內常以緝籠蓋之姑出籠卽泉涌居宅時號籠口水野王所記自是當時所傳李尤以爲顏文姜誤也今孝地記淄川爲齊邑唐武德分於齊郡而爲州治當唐陽冰爲尉於郡邑其事不妄而謂顏氏文姜則不得其實按此水本號萌水出甲山東北逕萌山西注般陽入于隴下與齊水合者萌水口也不知尤陽冰在唐世猶不得其水名而輿地志固已辨其出可無信耶余修官書見熙寧中封顏文姜爲順德夫人當時不知詳孝但據李尤所記此其失也

寶章集



上山斫檀椌遐雞切椌呼奚切椌木細葉先殫謂山無

檀則不可謂椌椌果足用為檀則世亦不能自罔也昔

神龍中王方慶上其祖導洽珣仲寶騫規獻之二十八

人書離卷為十詔賜其書號寶章命崔融為序復還方

慶當時所集夫小差次不能比櫛相倫隨其廣狹高下

為卷其後散逸世人各復一二得之消化所上帖已有

雜出是集者矣元符中祕閣復以至道後逮紹聖間所

購書摹石寶章集盡刻之余嘗見墨蹟盡作硬黃紙次

第扁測入尺直立切玉篇曰從後躡也如梵經亦甚整理此乃唐人

臨揚者世人以其石刻出祕閣比他石為難得乃剔取

寶章一卷別出謂真方慶所上也導洽珣書自有存者

世或得之不於此求而競從於偽因書其末崇寧三年

十月為宗子大年書

為邵仲參書寶章集

古人論書要識書家主人則妄誤者故常奴爾亦何至

亂真耶後世於書既失眠目而摹揚轉偽則雖欲如古

人懸斷真偽不復得也故常求辨其縑紙所因以識其

世先後其間甚偽者可以辨至工於臨揚而得舊縑紙

者則不能盡知服虔謂方絮曰絮蓋漢紙如此古人治

紙要自有法故以縑帛依舊書長短隨事截之則為幡

紙以生布作紙絲口縑故名麻紙以樹木皮作紙名穀

紙至漿汁涅染點治槌裝則為經紙自漢魏遺字多作



幡紙晉宋多作麻紙而隋唐用經紙今世所見宋晉帖多作經紙硬黃此於真偽可以不論也余見祕閣寶章集悉爲經紙摹書然武后旣復以賜方慶則留于御府者當時所臨搨者也不然公家何處得此然有法度陵驟迅快故知爲能書也

僧伽傳

蔣穎叔作鍾離景伯書廬江劉良以示余孝之僧伽本天竺人龍朔初至中國景龍四年入滅蓋年八十三矣此以舊傳韓退之詩知其瑰奇不可少貶其謂李太白嘗以詩與師論三車者此則誤也詩鄙近知非白所作世以昔人類在集中信而不疑且未嘗深求其言而知

其不類余與之按其年始知之太白死在代宗元年上距大足二年壬寅爲六十年而白生當景龍四年白生七歲固不與僧伽接然則其詩爲出世俗而復不孝歲月此殆涅其服者託白以爲重而儒者信之又增異也龍朔元年至景龍四年以唐歷按之爲五十年知僧伽在西方時三十三年矣余以舊傳知之

魯直烏絲欄書

翟湛嘗以烏絲欄求豫章黃魯直爲書蘇子瞻陶淵明詩字尤用意極於老壯態不似平時書但烏絲治之不得法礙口磔決頗失行筆執蓋縑帛不如昔也往見晉宋諸人謂縑素之工殆絕于昔惟王僧虔尋得其術雖



不及古不減邨家所製當時書縑自別是一機杼故能  
傳久遠如此觀張芝有縑素書傳于唐而張昶毛弘亦  
傳縑素書後人得其舊本便知其異也今爲烏絲不如  
昔工又澀緩有浮類槌練得柔滑加繕治然後可用不  
若紙也唐許渾以烏絲欄書其詩爲集然則豫章書東  
坡詩便爲有孝於古也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廣川書跋卷第十終

鄭康成漢世碩儒弗識犧牛之鼎歐陽脩宋朝宗匠誤  
辨靈臺之碑甚矣博古之不易也董子在政和間鑒定  
秘閣所藏悉三代法物名器一一詳論精核若故有之  
物而素所習玩者此豈天欲顯神寶於世必生畸人爲  
之發揚宣暢耶同朝唯校書郎黃長睿相與商確爲千  
古知己長睿著古器說四百餘篇載在圖經董子則有  
書跋十卷雜入金石字蹟之類岐陽鼓文從來盡謂宣  
王獵碣耳獨反覆辨其非何故鄭漁仲便居之不疑是  
以讀書貴具隻眼也海虞毛晉識





上海圖書館藏

王德山百集  
青苑十卷  
古詩古集  
不入彙編  
林雨卷  
海國漁歌  
...



